

妳好狠啊！頭也不同，就那樣去了。剩下我孤單的魂魄，飄盪在斜風細雨的白茫中。

雨點灑在臉上，却洗不掉我內心的鬱結。不知道幾路的车，我上去了；我下車了，不知到那一站。我累了，拖著被雨水浸潤的皮鞋。

當午覺夢回時，我從沙發椅伸個懶腰，挺直的站起來。一片靈空，彷彿初到這世界上。在日記裏，我寫著「無牽無掛，難得有像今天的日子。」

還記得嗎？上星期的同一個時候，妳不也是同樣的，婉謝了我的邀請——到陽明山去？我果然去了，獨個兒去了。

或許妳願意聽我嘮叨在那風和日麗，山光明媚的空氣裡，多少豐富生命的元素被我吸進。清靜的山路上，我再三的徘徊，檢到葉子，檢到果實和種子，也檢回我曾經失落的夢。

妳曾經看到「綠」嗎？當朝陽閃亮著，把光和熱傳到茂密的楓林時，從無數片新長的三角形的薄葉，透出無數盞翠綠的螢光，美嗎？樹蔭下的我，涼風吹動了我的頭髮，但是另外一個我，隨著風，飛過了重重疊疊的葉片，接著也被陽光綠化了，昇華了。

幽靜裡的幽靜中，除了淙淙泉水和絲絲風聲外，我仔細分辨出喃喃低吟，夾著磬鐘和木魚，來自石階下的小屋。那是心靈和諧的聲響，是和大氣融和一片的波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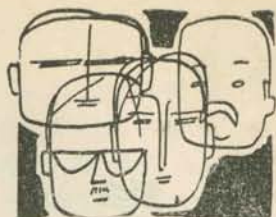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脚步被吸引到石階前，陰暗的窗內，一支蠟燭忠心耿耿的照亮一本經書，那老太婆似乎閉著眼睛，半唱帶詠的配著左手木魚的節律。我聽醉了，醉在沉思裡，醉在無我境……

呀一聲，門開處，是張誠摯嚴慈帶著皺紋的面孔，彷彿肯定出，我是個知音；歡迎我進去，就像是回頭的浪子。

老太婆找出幾本版本不同的金剛經，笑道：「世事無常，真是無常，連這聖經也因人因時因地而無常。」

我母親常苦於兒女衆多，而歎說是種「業債」。老太婆指著經典上姆指般大的墨字，淺入深出的講說：身業、口業、意業和前世債、後世債。對於我，每一句她講的話，都是新奇的，都是不容懷疑的。

我抄錄了唐三藏法師元奘譯的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其中一段：「觀自在菩薩。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。五蘊皆空。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色不異



相欠債

感情的債，竟然可以不等後世的
我來償還！

如 流

空。空不異色。色即是空。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識。亦復如是。舍利子是諸法空相。不生不滅。不垢不淨。不增不減。是故空中無色……。」年青人，誰能了解其中奧妙呢？

走出門口時，我默受老太婆的祝福。有天我也能大澈大悟嗎？

暮色中，華岡的瓊樓玉宇是令人嚮往的，我曾經在那「大成館」的五樓亭閣，數著紗帽山麓的梯田，眺望蒼茫的臺北盆地，憶起採藥在雲霧籠罩的七星大屯山上，重思妳那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，」的孤獨的感覺。

春天！為什麼逗留在人間，除了乍陰忽晴，令人心亂？可笑的是，在春天裡，我夢見從慕尼黑，寄給你，歌德式的情書。再細思量，這又蹈了「業」罪，「正是惡口兩舌，妄言綺語，口業不善了。」

前世人的債，必須我在今世中償還；今世中的我，難免不欠債。但是今天，最難償還的債——感情的債，竟然可以不等後世的我來償還。真是：「無牽無掛，難得有像今天的日子。」